

# 不能让形式主义卡住复工复产的路

本报评论员 吴迪

合,耽误精力。“一企一策”的口号喊完了,落实帮扶的政策却没盼来,这成了不少地方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。

又见“好政策走过场”,口惠而实不至。政策的良好愿景与企业受益之间,究竟有多少道坎?

事实上,在企业复工复产的过程中,政府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。目前,一系列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已经密集出台,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多批多项税费优惠政策,央行采取定向降准、专项再贷款等措施,为复工复产提供低利率资金支持等等。然而,一些地区在助力复工复产中,出现不少形式主义的做法,一项项帮扶政策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某种程度上还给企业帮了倒忙。

比如,有的企业申请资金补贴,被告知有政策但没有实施细则,企业无法享受扶持政策;有的企业被要求填写各种表格,填完后不同的部门又无法统一对接,表格被束之高阁;有的企业复工复产条件不成熟,为了应对上面的“压实企业责任”,只能开着灯,机器空转,让电表走走字,显示“已开工”迹象。

利好政策落地难,形式主义把路拦。究其

原因,一是有些干部安于守成,习惯于以前怎么做、这次照办,或者兄弟单位怎么办的、照样学样。一旦遇到老做法不灵了,就不知如何是好,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与拼劲。二是一些基层部门和干部本领恐慌,研究和解决问题全靠“一把手”拍板,工作中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,稍有拿不准的,就干脆卡住不办。三是帮扶政策的精准度不够,政策与企业痛点之间不能完美匹配,比如有的外贸企业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当下海外市场受重创,复产达产之后将面临大面积滞销,开工只会更赔钱。此外,政企位置错序,企业是市场中的主角,政府应为复工复产创造良好环境,而不是用考核、评比思维去主导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。

当前,企业复工复产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。为此,各地各部门应该因地制宜,帮助解决企业面临的痛点问题,通过不见面审批、无纸化审批等创新方式,减少条条框框的束缚;制定和完善专项贷款、资金扶持的细则,保障企业顺畅拿到“续命钱”;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,推进落实降租、市场开拓等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,让企业拥有更多话语权——没有人比企业主更希望做好复工复产工作;要将

只看单个企业的“点状思维”转变为抓整个产业链的“线性思维”,以“全产业链协同”思路推动复工复产。

如果说密集出台助力复工复产政策,是复工复产的“上半场”,那么落实好相关举措、激活市场活力,则是“下半场”的核心命题。让好政策落地开花、精准释放能量,前提是实事求是找准病灶,杜绝任何形式主义做法。

在现实中的各个领域,谁不回避问题,遵循客观规律,实事求是,与时俱进,谁就能展现出突出的作为与成就。比如,当有的地方还在人工填表抗疫的时候,有的地方已经探索出健康码;当有的地方为复制“审批只跑一次”经验而自豪时,有的地方“一次都不用跑”已经初见成效。

一分部署,九分落实。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能否在助力复工复产上打通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能否大处着眼、细处着手,决定着复工复产的质效,也是能否有效提升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。当前,破除形式主义,用实实在在的惠企政策解决复工复产难题,既是企业求生存的迫切需要,长远看也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全新考验。



能否在助力复工复产上打通政策落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能否大处着眼、细处着手,决定着复工复产的质效,也是能否有效提升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。

“各级领导导了几十次、各个部门的帮扶文件一通通发来,但关心都只在嘴巴上,文件上,就是落不了地。”据4月16日《半月谈》报道,抓好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是目前多数省份的头等大事,然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作风正在冒头。有的企业面临实际困难,不仅得不到有效帮扶,还要处处表演配

## 6000人信息被泄露,保护个人隐私需要硬招

张西流

据山东胶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,“6000人信息被泄露”事件有了新进展——4月13日,胶州市民的微信群里出现中心医院出入人员名单信息,涉及6000余人的姓名、住址、联系方式、身份证号等,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目前,公安机关依法对3名涉案人员进行拘留。

疫情防控期间,泄漏6000余人详细信息,显然侵犯个人隐私。如果这些信息被非法利用,不仅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,也会加剧公众对个人隐私的不安全感。

在我国,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少,多是规范侵犯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行为,震慑力度不大。特别是,针对个人信息泄露事件,多为治安处罚,鲜见有侵权人受到更严厉的惩处。比如,有人利用技术非法获取购物平台用户信息来牟利,往往相应的处罚偏轻。如此语境下,因泄露涉及个人信息被行拘事件,为保护个人隐私提出更现实的要求。

在一些发达国家,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比较完善。比如,早在1974年通过生效的美国保护隐私权的法案,其中的隐私权概念和理论,逐步被很多国家接受。在欧美等国,居民扔在门口的垃圾袋,必须由专用车运走,因为其中难免有收据、账单及信件等隐私,任何人如果未经许可可擅自搬运或打开垃圾袋,都有可能面临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起诉。

6000人信息被泄露,涉案人被行拘,给立法机关带来启示:公民个人隐私更须细节性保护。首先,尽快推进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,为个人隐私提供系统化保护。目前,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被纳入“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”之列。因此,要加快立法步伐,通过建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、侵害补偿和惩罚机制,设置监督机构等方式,为个人信息上一道“保险阀”。同时,应对个人信息的采集、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定;信息采集源头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记程序等。

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是个老问题,破题必须从细节、实招上入手。



图说

## 形同虚设

据中新网报道,近日,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,部分直播平台青少年模式与一般模式无差异,还有一些通过输入密码就可以延长青少年模式下软件的使用时限,完全没有实现该模式设立的初衷,家长还可能因为信任青少年模式而放松了对孩子的监督。

直播平台上青少年保护模式的初衷,是对该模式下的使用时段、服务功能等作出强制限制,确保青少年观看的内容更健康、上网时间受约束。这一功能切准了青少年上网自制力差、网上内容良莠不齐的痛点,按照现有技术,精准识别青少年用户并加以保护并不难,这也是平台方的责任。但如果平台为了流量、利益而口是心非,套一层画皮而故意让青少年在所谓的保护模式中“裸奔”,吃相未免太难看。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,视频平台是一道重要防线,而相关部门的监管、家长的监护同样不能缺位。

李黎明/图 弓长/文

## 节假日“怎么玩儿”,一起来“换脑筋”

冯海宁

“五一”假期即将到来,预约、限流、AR测温……多地景区出招严防“人从众”,与此同时,广东广州市近日印开放的48家A级旅游景区、重点景区中,2家重新关闭,46家将完全或部分(室内场所)关闭。(见4月19日《信息时报》)

“五一”假期历来是旅游高峰,如今受疫情影响,景区需要做好预约、限流等防疫工作,游客出游计划也可能面临不少变数。

景区当前能否开放或如何开放,都要按照文旅部、卫健委近日印发的《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》操作,比如景区只开放室外区域,室内场所暂不开放;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%,等等。

广州重新关闭已经开放的部分景区,是

按照国家规定操作,其他地方也应对照相关通知调整。虽说防疫限制了接客量和暂时的经济发展,但如果经营者及时转换脑筋,不仅不耽误赚钱,反而还能刷一波存在感。

比如,暂不开放的室内场所,可以通过“云游”另辟蹊径。此前,全国几十家博物馆参与的“云游博物馆”直播活动,单日观看量超过千万。这既可以为景区积蓄游客,也能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,对景区当下及未来的经营模式创新,都是一种有益探索。

近来,国家博物馆的萌萌、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妞等“代言人”,拉近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,博物馆顺势推出周边文创产品,让粉丝大呼过瘾。可见,疫情可以阻止线下室内游览活动,却无法阻止文创产业创新发展——思路一变天地宽,创造多赢不算难。

景区经营,舞台大有大的玩法,小也有小的玩法,关键在于怎么玩儿。也就是说,疫情期间只要景区经营活动不违反国家防

疫规定,依然大有可为。这需要经营者转换脑筋,既要善于挖掘景区的卖点,也要善于利用互联网思维。在允许开放的景区室外区域,做好防疫的同时如何创新服务,也是转换脑筋的一种外延。

当然,从政府层面到专家学者,可以给予相应的鼓励和引导,以便激活景区经营者的脑细胞,让景区创造“新红利”。另外,各地旅游和防疫主管部门,在“五一”之前要做好景区景点防疫工作指导、检查工作;假期期间要做好防疫监测、监督工作。不久前,安徽黄山景区人满为患的现象,希望其他景区和游客吸取教训。

特殊时期,旅游业生存之道需要更多探索,除了各级政府在制度等方面为旅游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,更需要景区经营者转变思维,创新产品和服务。

总之,疫情期间“怎么玩儿”是一道换脑筋的命题。

的技术工人,所有“小工种”合起来,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。尤其很多小众化的、新生成的“小工种”,往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——小微工种只是从业人员较少而成为小微,并不是其企业里重要性的微小。很多工种可能就几个人,但因产品特性,在企业乃至全行业、全国都独一无二。难道这部分技术工人不需要职业发展吗?国家产业的持续、发展可以不要这些“小工种”吗?

事实上,不少全国劳模、大国工匠,还有顶尖的技术工人所从事的都是“小工种”,而他们的工种恰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。

一次采访中,全国劳模薛莹对我说:“复合材料加工、表面处理等小微工种,在未来航空发展中是关键的小工种。”大国工匠徐立平说:“国家组织的技能大赛基本上是通用工种,特殊工种、小工种无法组织国家级大赛,我就没参加过比赛。”而薛莹和徐立平从事的工种,只在个别行业的少数企业才有,但离开了这些“小工种”,飞机就上不了天,火箭也进不了太空。

西安市的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为“小工种”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开了一个口子,这一做法值得借鉴。但彻底解决“小工种”问题,需要更科学的顶层设计。现在,应该是引起重视、研究推进的时候了。



## 炮制虚假鸡血爽文,套路就两个字——赚钱!

龚先生

近日,一大波以“渴望回归中国”统一格式为标题的公众号文章在网上流传,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果按照爽文的路数看,世界史都得重新书写。

爽文打着“爱国”的旗号,实际上是借消费网友的爱国感情满足一己私利,甚至不惜以各种带节奏的措辞,编造的故事,激起小部分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,搅乱网络秩序。

要想把虚假的声音和信息压制住,就要让真实的声音和信息广而告之。要实现这一目标,每一个此刻正在滑动手机屏幕的人,都可以做点什么。

网友跟贴——

@瑞文德:无良媒体为了博眼球也是醉了。  
@达拉喇吧:华商难不难不知道,这届网友真的太难了。



阅读全文请扫码  
“工人日报e网评”

## 网剧可参评“飞天奖”,是一种双赢

何勇海

近日,国家广电总局下发《关于组织参加第32届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评奖工作的通知》,首次将“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首播的电视剧”写进“评选范围”一栏。(见4月16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这是继去年12月上海电视节宣布2020年第26届“白玉兰奖”将第一次把网剧纳入评奖范围之后,网剧又一次获准参评重量级大奖,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“飞天奖”为我国电视类政府奖,评奖与偶像无关、与流量无关、与资本无关,始终坚守电视剧“最高政府奖”的口味和格调,为全行业树立起鲜明的精神导向和价值标杆。

将网剧纳入“飞天奖”评选范围,标志着对网剧质量予以了一定认可,并激励创新的成绩。曾经,网剧一度被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。近几年,随着相关部门监管收紧,网剧质量有了质的飞跃,一些甚至因匠心制造而成为爆款,比如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等。既然一些网剧正在走向精品化并得到人气与口碑,影视颁奖项评选理当容纳它们。

允许网剧参评“飞天奖”是一种双赢。一方面,对好的网剧予以褒奖可激励更多网剧朝着精品化、高质量挺进,提升网剧整体水平;另一方面,能凸显“飞天奖”的开放包容,提高自身关注度与人气。由于“飞天奖”门槛高、选拔严,虽具含金量,但影响力相对不足,从年轻走向全民化的网剧,无疑是一股新鲜血液,让“飞天奖”更有名望。

当精品网剧遇上“飞天奖”,不少网友为之叫好。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优质网剧与传统电视剧比肩,共同为大众创造优秀视听盛宴。

## 媒体声音

### ◇武汉修订病亡数据,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

4月17日上午,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报,公布了修订后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据和死亡人数。《参考消息》评论说,这份通报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,也正视了早期存在的统计问题,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。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生命,精准统计数字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。公布疫情详细数据“天塌不下来”,已经成为基本共识。本着科学的态度及时修订数据,其实是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范畴内的合理合规之举,在客观上也是对质疑者的最好回应。

### ◇“筹人”相见分外眼红?别让铜臭浸染公益

近日,河北某医院上演“精武门”,水滴筹工作人员与轻松筹工作人员因“扫楼劝病人立项,碰到对手抢生意”发生肢体冲突。上观新闻评论说,以商业模式运作公益,将商业与公益混为一谈,利用公益去牟利,难免会损伤人们的善良与信任。众筹平台急需的是合理化的营收模式,是透明化、公益化的发展路线,也是三省吾身的自我鞭策和来自政府、行业、公众的严格监督。还“水滴”们一片纯净,才能唤回人们对众筹的信任。

### ◇师生“闭关”两个半月 也要考虑考生身心健康

日前,河北秦皇岛要求全市高三、中职开学班开学后所有学生和在岗教职员工实行全封闭管理。学校只准出不准进,直至高考结束。澎湃新闻对此评论说,纯粹从疫情防控角度审视,只准出不准进的“闭关”式管理,能为学生安心冲刺高考创造良好环境。但是,战疫之外,师生的生活和心理问题同样不可忽视。高三学生的备考冲刺需要“争分夺秒”,也需要适当放松和调整。基本的教育规律和身心健康规律都需要遵循,保持身心健康才能确保良好的学习状态,从而取得理想的成绩。(弓长整理)



毛浓曦

不久前,陕西西安市的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颇为引人注目。大赛有一个关键点:对各单项竞赛的前三名直接晋级技师,对预赛、决赛成绩双合格的参赛人员,包括“小工种”在内,直接晋升高级工。通过这条“绿色通道”,共有21人晋升技师,503人晋升高级工。

单项竞赛的前三名获得职业资格、技能等级提升的激励比较常见,但一项赛事让数百技术工人获得晋升还不多,之前只在个别城市曾有类似尝试。特别是其中有大量的

“小工种”选手,通过参赛并取得并非高不可攀的“双合格”成绩,实现了技能等级的提升、认定。这对触动人们重新认识“小工种”、重视“小工种”问题及寻求破解之路,意义不小。

我国自改革开放后,对技术工人实行的是职业资格考试鉴定认证制度,将技术工人的技能等级分为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、技师、高级技师五个等级;同时,国家配套制定了职业工种目录清单。一个技术工人的职业成长,须依据清单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,用人单位据此聘任其相应的技能等级。2017年,人社部公布的新国家职业工种目录清单,将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从最初的近千项、数千个工种,缩减到81项、198个工种。该清单很快凸显了不足,即大量目录清单之外的“小工种”无法认定职业资格,无由晋升技能等级。

“小工种”问题是个真问题、大问题。说它是个真问题,是因为这部分技术工人失去

了职业成长的路径和阶梯,相应的工资待遇也失去了提升的依据、标准,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,就会一直挫损从业者的积极性,伤害从业者的直接利益,阻碍更多优秀工人走进“小工种”领域;而没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,最终必然制约、伤害各行各业的发展。

说它是个大问题,是因为涉及的工种多,影响的技术工人人数多,关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大业,关乎中国制造。此次西安的高技能人才大赛吸引了各行各业50多万名职工参与、5100余名选手参赛,即是一个例证。并且,随着产业发展,必然源源不断催生出新的工种。此次大赛项目从传统领域拓展至高科技、硬科技领域,给新生工种的技术工人晋升的通道,正是对新兴产业的有力支持。

每个工种只要存在于大生产的产业链,而不是仅仅寄身于小作坊,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必不可少的。而且,在我们这个产业大国,每个“小工种”背后都可能是成批成规模